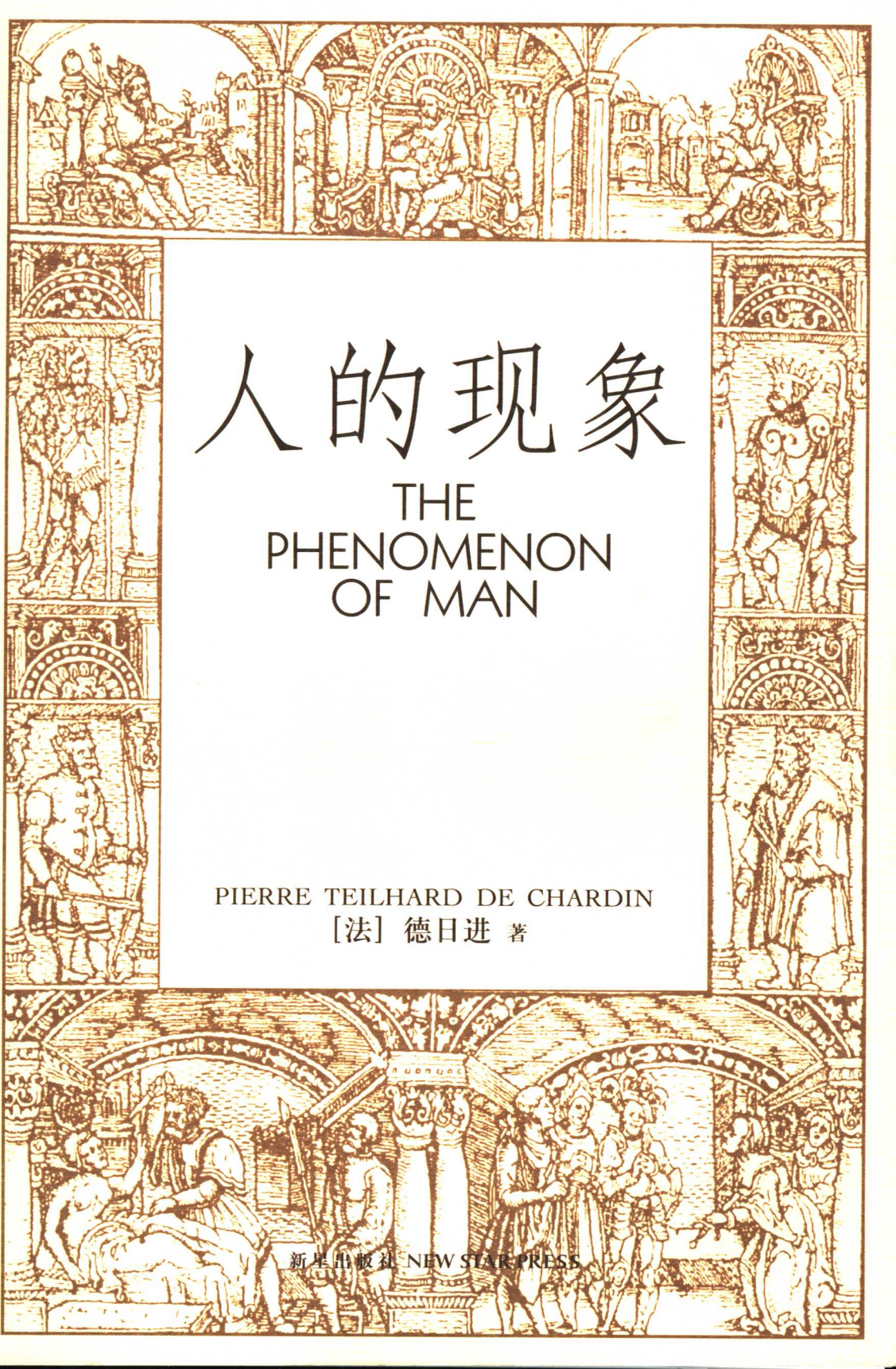




人的现象

THE
PHENOMENON
OF MA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法] 德日进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人的现象

THE
PHENOMENON
OF MAN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法] 德日进 著

李弘祺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现象 / (法) 德日进著; 李弘祺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8

ISBN 7-80148-968-3

I. 人... II. ①德... ②李... III. 人学—研究

IV. 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2452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人的现象

(法) 德日进 / 著 李弘祺 / 译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 30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4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译 序

翻译德日进神父的《人的现象》^{〔1〕}是一种充满挫折、惊讶、痛苦和厌烦的过程。然而,阅读这本“杰出人物的杰出的书”^{〔2〕},却又是一件兴奋、新奇、愉快的事。

在一年半的翻译过程中,语句的隐晦,文字的艰涩以及内容的难解,真不知几次叫我掷笔三叹,痛悔为什么要选这么一本艰深的书来翻译;并且每每在徘徊不已、孤处灯下的日子,这种厌烦的心情便油然而生,滋长不已,有如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在窗外招手,叫我抛弃这件枯燥的工作,遨游在无知的虚空一般。

然而德日进却有如浮士德的玛格烈特(Margaret)一般永远在吸引着我,他的深刻、他的眼光、他智慧的光芒,他心灵炙热的火把永远在我的四周熊熊而燃,时刻不已。在暧昧不明、混淆难解时你受尽煎熬,然而,一丝星空的闪烁却又像久旱甘霖,会滋润你烦躁的心田,叫你从悲伤中顿醒,获得一种觉悟的狂喜。

是的,就在令人欲呕的死尸边,你的手才雕塑出有血有肉的大理石像来,这一切的过程真是一种煎熬与狂喜(Agony and Ecstasy)

〔1〕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hénomène Humain*, Editions du Seuil, 1955. Eng. tr. by London, W. Collins Sons Co. Ltd., 1959.

〔2〕 Julian Huxley: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Translation, in *Phenomenon of Man*, p. 11. 李弘祺译:《人的现象·序》,《现代学苑》第四卷第六期(1967年6月),页一。

的体验,也是血与泪的交织。而德日进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北平城下,抛弃一切的思虑,专心写作这本著作时,他内心的体验不也是如此么?

所以,我们实在很有理由尝试面对这一位神秘的先知,看他在人类绝望的日子里所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严冬冰霜的冷酷,天寒地冻,德日进是否曾带来一丝丝的春之气息?像一群群北飞的燕子,能带给我们新生的征兆呢?在人事庸碌、流行卑贱的日子,万众趋于下流,耽于物质化的魔力时,德日进的精神感召是否能吸引我们,让我们回转头去,潜入“内涵”的心境,奔向终结的奥米加呢?分裂的宇宙,物质精神对立的宇宙,静止的宇宙,这些是否真的被德日进所点化,而让我们竟而知道在这背后仍然是统一的,是和谐的,是生生不息的呢?

然而,如果我们只很单纯地要从他一生事迹的排列来看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么,我们便错了。确实,他一生生活不能不算多彩多姿,四处旅行,考察研究,开会策划,这些都增加他许多平常人所不能有的经验;但是如果说这些科学考察研究,或国际友人的来往才是他智慧的本源,是他深邃洞见的原动力的话,那就又是大错而特错了。

相反的,他对这一切问题的解答却系于他在匆促忙碌,履痕处处的生活里,安定下来的思索冥想当中。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甘地自叙传》中,甘地所描述的一个朋友: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事应该记录的,就是我认识了诗人雷香,……他的生活鹤的,是在期望面对面可以见到神明,他的桌子上,在各种杂物中,当放置宗教书籍和他的日记簿。……他在料理完毕重要的业务以后,立刻便从事撰述关于检讨奥秘思想的著作,完全不像一个商人的模样,而变成了一个真正追求真理的人物。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他作过观察。当他在俗务纷忙时,也常会浸沉在思索中。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某种环境

中失落他的思想。……没有一个人会给我以比雷香更深刻的印象。〔1〕

我们的德日进神父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工作不能不说繁重，他的旅行不能不说劳苦，他不能不在异教的国家里遇见各样的俗人。〔2〕这一切的一切都叫他感到心灵上的孤独，但，空虚和孤独却不会叫他求真的心枯萎，反之，在这种忙乱中，他更能紧握自己，检讨他内在灵命的发展，因而能绽开丰硕的花朵。

他的著作往往是在旅行当中写成。他喜爱乘船旅行，因为在无垠的大海上，他可以独自沉思。在蔚蓝的天连海美丽的景色中，船尾激起的白浪延长到水平，几许浮云点缀，几只白鸟飞翔，先知的热情之火怎会不熊熊而烧呢？

请看他第一次首途来华时在印度洋上所写的信吧！

当日近黄昏，西岸边上的晚景最是引人。那时夕阳逐渐落入一片片炽红的晚霞里去。而一直躲在薄雾当中的埃及群山，现在则逐渐被一层紫蓝的夜幕所笼罩，那些颜色却也有多少变化哩！淡的、深的，还有那透红的深紫，太美丽了。最后众山尖峰犹在，而瞬即没入金黄的天空。然而，这些魔术般的美景若比之渴望了解这神秘的国度的心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埃及，少有人到过的，而她却是我们宗教历史中最奥秘的部分。我真期望有一天能攀登她崎岖的岩坡，不只用锤子敲击她，而是要试着侧耳倾听它那烧而不毁的灌木声。但是，上帝在沙漠中固然曾讲过：“我是自有永有的”，而后，这个声音岂只在高山听到吗？它的住处岂非在一切东西的深处吗？世界的秘密系于我们是否能透视这个宇宙。〔3〕

〔1〕 甘地(G. Gandhi):《甘地自叙传》，台北，文星，《文星丛刊》94号，1964，页54—55。

〔2〕 他喜欢称这些人为外邦人(gentiles)，而不称为异教徒(pagan)。

〔3〕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London, Collins, St. Jame's Place, 1962), pp. 65—66.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对自然景观的敏锐感受,同时更知道他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让他内在的生命得到自然的滋长。是的,他追求深刻的孤独,他希望和他自己独处,好清楚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求。他时时表明他对孤独的爱好:

我自然宁愿在贝鲁特(Beirut)、上海,或特里琴诺波里(Trichinopoly)作一个“观察者”,在那里,我可以避开群众。〔1〕

这次旅行最糟的是根本无时间作思考。当然大家是处得很好(虽然技术工匠们自己形成一团),但问题是你身心都无法孤独。我的生命竟就是工作吗?〔2〕

像这样,在骆驼的背上,在沙漠的平野,在天津的扰攘,在北平的忙碌当中,他都能安详地独自思考,因而培养出一种神秘的气质来,这气质是他独有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和他共享。他就是他自己。

德日进也是一个对自然的感受很敏锐的人。如果我们读他的《旅行者书简》(*Letters from a Traveller*)的话,我们便能很快被他那点化自然的笔触所吸引,和他共享自然神奇的造型。他爱一切出自自然和谐的事物,他要听自然心脏的震悸,大地精神的沸腾。他对春的信息是敏感的。〔3〕因为他的心永远年轻。让我们随便读一两段他的书信吧!

我们是在一个干河床上扎营,这河床现已长满了草。离此南方六里有一系列的丘陵,圆圆滑滑的,长满了绿草。……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沙丘)那种景色真是非常奇特:我是站在一个比附近地方高出五百英尺的小丘上,俯首下望,我看到了一个

〔1〕 Claude Cuénot: *Téilhard de Chardin*, London, Burns and Oates, 1965, p. 34.

〔2〕 Ibid, p. 131.

〔3〕 1940年3月7日他在北平写道:“虽然战争骚扰不已,但春天蹒跚的脚步是走近了。寒冬已去,天际虽然昏暗,我们却期待第一朵桃花的绽开。”看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 261.

极稀有的东西——有一阵阵白色的波浪转滚前进，那上面还夹有一些绿的颜色，在地面上形成一个半圆往外推展，直到眼所不见的地方——那就真的像海一样。我左边约三四英里处有一个很大的“诺尔”（按：蒙古文，湖）。我右边约同等距离处则有一列五六个更大的诺尔。而在我后面就是那一列丘陵。我们明天便要从那儿翻过去。最后，我身边便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小丘，上面仍然有许多老枝盘缠的榆木，正如同一片苹果林一般，分布在大约四方英里的地上。此外，一片静寂，空荡无人影。三棵大树，枝繁扶疏，正是代表了此时此刻的神圣。^{〔1〕}

我们旅行的最后几天所遇景色固然美丽得很，但十分单调。我们安顿在一种很大的驳船上面，深而成长方形，桑志华（Père Émile Licent）费心地在船上安排我们的床位和坐椅。就在这原始的船上，我们任波而流。果然，船夫的技术辅以优异的天时，使我们在十天内就到了包头（按：可见他们乘的是皮筏）。我现在只要闭起眼睛，旅途的景物便历历在目。

河岸边，成百鹅鸭飞翔鸣叫，偶尔还有几只鸬鹚天鹅。天气是冷的，但又是好极了，落日的余晖照耀着金黄的光彩，引亮了本是一片灰黄的大地。夜晚的景观真是伟大极了。我特别怀念贺兰山边奇特的黄昏。紫色的山峦起伏，它们后面则绿蓝天延伸穷北。南方横有一片火红晚霞，一队队鹅列飞过那红透的天际，留下长长的投影——简直是好像画在布上一样。

……这次的旅行是过去了，我深刻地感到在空间上的移动所带给人的实在是太小了。回到了原出发点，除非一个人在内心的生命上有了发展，否则他仍然是那么一个人。^{〔2〕}

确实，正如替他作传的人所说，他从小就对那自然的一切美有

〔1〕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p. 118f. 按：此信写在张家口外约十天路程的地方，即在漠南。

〔2〕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 91. 按：此信写在天津。

深刻的爱好^{〔1〕}，而他自己也这么说：

我小时就和别的孩子一样。但我特别喜欢矿物和生物的观察。我喜欢细察云程，默记星宿……。^{〔2〕}

这是因为只有自然的美才能给他永恒的感觉，他从小喜欢钢铁、石头^{〔3〕}，因为这些给他坚定的永恒信念。

所以，他是一个敏锐的自然观察者，在自然的递嬗演变，沧海桑田中，他看到的却是一种完整的和谐、惊悸和震颤；而更重要的，在自然的和谐与完整中，他体验了永恒。永恒是德日进生命与思想的根源、动力，也是他不屈不挠的活动目标。

但是，德日进绝不是一个孤芳自赏的人。相反的，他却是一个容易亲近、随和，有一颗温暖的心的使徒。和德日进有深刻友谊的罗学宾神父(Pierre Leroy 抗战时，曾任北平东交民巷地质生物研究所所长)说他：

一个神父而他的外表却又这么没有宗教味道，这一点似乎颇难了解。他可以跟那些最没有宗教素养的知识分子作亲密的来往……。在星期日，我们通常聚集到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博士(Dr. Grabau)家去。葛氏因有风湿不良于行，喜欢有朋友相聚在他身旁。葛氏活泼的智慧、慈祥及知识的权威性，都使他在当日北平的知识分子中具有深远影响力。而大家就在他家里畅谈各种研究或出版计划。在当时，我特别为德氏的说服力所折服。他是活泼而轻快的，能流利地以英语谈笑，因此就成了我们集会的生命和灵魂。除了他思想的原创性和个人的吸引力外，他还有一种像他这种人难有的特质：他能倾听别人的话，对别人的建议真的感到兴趣。若有人过分夸张，他也

〔1〕 在 Cuénot 所写的 *Teilhard de Chardin* 中对此有详细的叙述，详见其书第一章：The Formative Years。

〔2〕 *Teilhard de Chardin*, p. 3.

〔3〕 Ibid.

不过淡然一笑。^{〔1〕}

是的,他是一个易与别人相处的朋友。他有一群知识的友人,他们与他们同会议、同聊天,共甘苦于荒野;水乳交融,毫无隔阂。尤其是在 1930 年代的中国北平,他更享受了这种真诚的友谊。

当年的北平正是一个国际学术研究的大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相继聚集此处,可说是风云际会,车水马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探索科学的真理。步达生(Davidson Black)、师丹斯基(Zdansky)、安德生(Andersson)、斯文·哈定(Sven Hadin)、谷兰阶(Granger)、步林(B. Boblin)、魏登瑞(F. Weidenreich)、孔尼华(Rolph von Koenigswald)、丁文江、杨钟健、贾兰坡、裴文中等等。他们后来都在学术上留名青史,而各自代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籍,却都先后集合在这古老的文化都市里,从事崇高的学术工作。德日进便是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的人。他在中国 23 年(1923 至 1946),可以说是看尽了这一次伟大活动的兴衰败亡。说他“眼看他起朱阁,眼看他楼塌了”亦不为过吧^{〔2〕}!

但是德日进却能很妥帖地参与这一次奇妙的计划里头,与他们共挖掘、同考察。大家自由自在地追寻,心旷神怡地讨论。在这知识的领域里,没有国界、没有隔阂,智慧的火花相互激引,造成了心灵无限的交流,德日进原本开敞的胸襟遂在这儿获得长足的养育,他的大公精神,开放的世界观便因此确立。他是相信人的互助合作的,只有集体的组织和知识的交流,才有发展共同前程的可能。爱之互助合作,开敞的大公世界精神,这便是德日进的根本心意。

在德日进的智慧底层,蕴藏有数十年科学与宗教冲突的背景。

〔1〕 Pierre Leroy: The Man. In *Letters from a Traveller*, pp. 15—47. Quotations, p. 16, pp. 30f.

〔2〕 有关当年北平成为国际上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的重镇的情形,今日犹为人所乐道。这一次频繁的活动自以北京人的发现为其登峰杰作。李济之先生在“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的经过”(《大陆杂志》第五卷第七期)便对这件事有简明生动的描述。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他那本划时代的重要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从此以后,不仅生物学随之而发生重大的革命,即使是政治、社会乃至哲学也都受了深刻的冲激。而由于在观念上的相异,竟使得教会竭其全力来抵制这个与传统不合的见解。而其扩展,则便是宗教与科学间冲突的复兴,争吵不已,绵延不绝。

德日进却是一位研究地质学和古生物的人,后者可以说完全是建立在演化论之上。我们相信,德日进穷其一生是没有为宗教和演化论的差异而痛苦过的。在他,这两者何曾有什么歧异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在他那敏锐的眼光下,相互的综合是绝不成为问题的。对他来说,这两者毋宁是相辅而成的,宗教本身也参与在一种演化里头。

我们毋须在这里介绍他对演化的见解。但是,我们却必须知道他为了演化见解所受的痛苦。

是的,正如雷文(Charles Raven)所说,德日进是一位先知先觉的“先见者”(seer)^[1],是一位先知。但是先知总是孤独的,他讲的没有人要听,他受了苦楚,没有人同情。

他就是为了一种广义的演化论,因而不能见容于他的上级,只好到了东方的中国来。23年之久,他当初真是想也没想到吧!就在那放逐的岁月里,他走进大漠,溯源黄河,深深铭刻于心。大大震慑于时间岁月的飞逝,也了解空间的浩瀚无垠。时空的流变,时空的威力,如果不是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他何能知觉。

于是他益发坚信演化的事实,觉得非把它们讲出来不可。1926年10月15日他写道:

在学术上,我一直对地质学上的技术研究感到有趣,因为
在地质学上还有许多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特别在这一两年

[1] Charles Raven: *Teilhard de Chardin, Scientist and Seer* (London, Collins, 1962).

来,我却逐渐把史前史的研究转到现代人性的问题上来。我逐渐发展出一个颇为清晰的念头,认为人乃是大地现象的极致,他就是地质过程和伟大生命之流的巅峰。换句话说,我发现了地质学的人性发展。……我觉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提醒那些研究人的——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知道他们所研究的生命对象其实是一种有最高秩序的地质现象,亦就是有最高组织的生物——或毋宁说是超生物的——现象。如果不能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便是活在一个最戏剧化、最多事的日子了……〔1〕

就这样,他决心从事一本论述人的现象的书,要告诉世人说一切都是演化,演化是不争的事实,而人则是演化现象的极致。他觉得这是他的使命,他不能不讲出来、写出来。每一位有使命感的人都必须抛弃封闭自我的门户,踏入现实的大地,面对当代人的呼求,德日进便是这样的人。〔2〕

演化不只是生物的,也是社会的、心理的;而且演化是有其终极的目标的,这便是《人的现象》一书最基本的理念。

以上,我们很简略地描述了德日进生命和思想的特质。我们看到一位独立思考、安静冥想的神父,一位热爱自然的祭司,一位热情亲切、充满爱心的灵魂,也看到一位领悟演化真理的学者。如果我们能把握了他这些根本意念,那么我们才够资格探讨他的思想。

是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德日进是一个艰深难解的对象,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说他的作品困惑和晦涩。他自己既然是他自己,同样地,他的思想、他的信仰,乃至他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都是他自己的。他思想的塑造与其说是来自学问上的承续,毋宁说是出自他内心的摸索,是的,摸索正是他所喜欢的字眼。

〔1〕 C. Cuénot: *Teilhard de Chardin*, p. 70.

〔2〕 他说:“我自然也不只为过去而描述过去,而是要拿过去来作为现今演化状态的鉴镜”。见 *The Phenomenon of Man* 英译本 p. 39.

因此,整本《人的现象》便充满了许多他自己创用的文字,许多他赋予新义的话语,文句的形式也都是他自己的。英译本的译者这么说:

作者的形式完全是他自己独有的,有时他用一些创出来的字表达他的思想——例如“人文化”或“精神圈”——有时他借用其他的字来,却赋以新的意义,例如“内涵”与“外露”是。^{〔1〕}

所以,任何一个尝试一读《人的现象》的人,他心里必须先有准备,准备接受这种晦涩的挑战。《人的现象》绝对不是一本简单的书,读者必须亲身参与德日进的心路历程,与他共思想、共体验,准备随时接受新思想、新意义的洗礼,否则他便无由领略德日进思想的吉光片羽。

这样的痛苦特别表现在翻译上面。德日进的句子往往长得不知所以,有时更可以长达半页,换句话说,合中国字可以长达三百个字。这是因为句子中间要互相征引,互相界定之故。这类句子之隐晦若比之他日常的书信直有天壤之别。当试着加以翻译时,便不能不将它打散,形成独立的许多句子,然后再加上许多补充的片语来连贯全句的语气和脉络。但是这样的做法,实在冒着带来冗长拖沓的危险,而破坏了德日进文字简洁的美丽。

这种说法也许令读者不明所以,为什么一方面说德日进的文句冗长,一方面却又说他文字简洁呢?原是这样的,德日进文句的冗长乃是因为要一口气把一个概念说明,因此他不能不用最节约的方法遣词用字。所以,一方面他是不着痕迹,而另一方面却连篇累牍,这便是他文字的特点。

所以,如果我们夸张地说,则德日进的每一个句子都完足地代表一个思想或概念;而下一个句子便又另转一层,意义全新了。奎诺(Claude Quénot)说德日进从来不善于使用传统逻辑,或三段论

〔1〕 英译本 p. 9.

法写作是有道理的。^{〔1〕} 因为德日进的每一个句子都有它完整的背景,于是使前后句间的关联变成了累赘。换言之,德日进的思想是直觉的,是近于幻想的,在他的心灵深处一定有各色各样五彩缤纷的美景,使他在文句的排列上,显得各自独立,句句之间的关联,鲜有逻辑可言,一切都是富于联想的。他不喜欢而因此也少用许多思路线索的话语,如“因此”、“所以”、“然而”的话,如果有的话,它在整个脉络中的地位也绝少只在于承继前面一句,而是在承袭整篇文章一系列涌现的思潮。

因此,有人说德日进的文字像诗一般是对的。诗,再没有比诗更难解的文字了吧!

所以,读《人的现象》的人在心里就也必须经常接受诗意的挑战。读者必须要有高度的幻想和联想力,否则他便无法品评德日进神父的香茗。

德日进语句的晦涩是和他思想的艰深并行的。也许他的困难实在是由于我们的执迷不悟。他使用的语词的意义或内容,总是逾越了我们一般用法的限度,有时,是完全不同。

因此,作为一个译者,除了在译文中尽量忠实地表达作者的原意外,还必须在这里将他的意涵作一种简略的描述吧!

首先,他替许多科学的用语加进了新的意义,让这些原本有严格限制的名词,能妥当地嵌镶入他的思想架构里去。

例如“演化”;这一个字的范围便被他放大到整个宇宙的历史里去。他认为演化并不只限于我们旧有的理解范围内,而要把整个宇宙看成一场大演化。须知德日进是一位地质学家及古生物学家,因此他是深深在生物学的熔炉里熏陶过的,而就在生物学里,他获得了完整的宇宙观,并且反过来把生物学的范围扩大。在他看来,今日社会、心理的所有建构(construction),无非都是生物学的延长(延长,这也是他的术语)罢了,一切的现象都是生物或地质的现象。

〔1〕 C. Quénou; Teilhard de Chardin, p. 13.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那些“圈”、“层面”、“生命之树”的意义。

其次,例如他用了“量子”(quantum)这个名词。量子原是近代物理上一种虚拟的能量单位,而在德日进的用法里,它也获得了一个类比的新意义。按照德日进的见解,宇宙能量的总和是固定的,而这个总和的量就被他称作是量子。因此量子在某一个意义上看来,它是无可计数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宇宙过分浩瀚伟大了,我们还无力把握它能量总和的“数值”。但,不管如何,量子一语就代表了这个宇宙能量不增不减的总和,也就是计数它们的单位。

再例如能力或能量(energy)也被用在十分广泛的意义上。本来在物理上,能(energy)和力(force)是两个分别得十分清楚的概念,但是在《人的现象》中,德日进就没有作这么一个不必要的剖分。德日进所说的能量勿宁是指那种可以改变结构者。从原子的蜕变里释放了能量,于是原子内微粒的排列因此改变,所以,能量和结构是不可分的。凡是能改变结构的,不管这结构是外在(外露)的或内涵(内含)的,无非是能量。

种系、系类或系统(phylum)在德日进的思想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来 phylum 是生物学里的分类名词,一般译成“门”,如脊索动物门就是。但是德日进却把它的意思转化,作为另一个层次的用途。就是拿它来泛指一个种类,专门拿来和个体作对立的用法。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个体的反映,又会有种属的反映的区别之故。^{〔1〕}

以上所说的固然极为简略,但我们仍然能因而知道德日进神父在词汇上的特殊禀赋。那就是他把诗的语言和科学精确的语言融会在一起,拿来服务他思想的澎湃、汹涌。所以,当我们读德日进的文字时,决不可斤斤计较他所使用语词的精确意义,更不能想用旧的科学观念来全盘掌握这些飞扬的话语。

有时,德日进神父也使用分析的手法,企图在类似的观念中分判彼此的歧异。我相信,在这些部分,译者和读者都遇上了无比的

〔1〕 德日进对这个名词的详细讨论见之于第二卷第二章。

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往往这种语义上的区别在中文里是从来不会遇上的，或至少这种区别只在《人的现象》里才发生，以至于使我们的思想往往“措手不及”。

例如同质的(homogeneous)与异质的(heterogeneous)两者的区别。如果我们自以为了解德日进那种追求和谐统一的深刻期待，那么我们一定会认为德日进是欣赏同质的状态，认为他会看到一切东西的同质的组成。但是事实恰好相反，他所看到物质的基本结构是异质的。因为物质的结构如果是同质的，那么它们便永远只在一种形式里头打滚、重复而已，根本就谈不上由积累而分殊(发散 divergence)，以趋于复杂。也因此就谈不上组织、改变以及在这种相异之间，基本结构的由上而下的统一了。

又例如切线能与向心能的关系也是极为复杂，但却又不能不分别的两个观念。粗浅地说：切线能是属于物理量方面的，是与组织、结合有关的，也就是同类、同境界之间的累积能力。而向心能则是一种超越日常热力学使万事、万物往更复杂的安排，向意识的境界提升的能力。

从某个角度说起来，德日进的思想在本体论上虽是一元的，但在现象的描述上却是二元的。物有外露、内含；能有向心、切线；无不处处表现这种分划。但是德日进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和谐互补、互相依赖的地方。因此，了解德日进的途径往往是一种辩证式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在下面马上要提到。

以上，我们已大略讲到德日进的思想特征和他的文字的了解方式。但我们在这一个粗略的介绍中，仍然没有真正把握住他思想展开的线索，因此也未能初步了解他全书的主题。

在替《人的现象》作一个简介之前，我觉得对他文章的特质，仍有一些须加以补充说明。

德日进喜欢使用问句，特别是反问的句子。这种方式对读者或译者都是一种莫大的挑战。因为在反问的句子中，作者只提呈了一个对答案的负面暗示，而让读者去作正面的猜测。往往，这种正面

的猜测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读者很难把握德日进思想演变的细腻线索。^{〔1〕}这是说:除非依赖直觉,我们很难猜测德日进的推理。也因此无法把握每一次反问的前后脉络,而对其解答茫然不知。

有时,我不得不大胆地把一个负面的反问拿来作正面的叙述,试图节省读者的精力。但在大部分的场合里,我只能把原文直译,只求其反问句本身的意义得到清楚的表白便心满意足。我这样做,心里并不觉得难过或惭愧,因为这才符合德日进的谦虚要求,也同时能直接邀请读者参与他的思想行列。至于其正面的解答即使是得不到,恐怕也没有关系吧!

与这种句法相近的另一种写法,便是一种对上文的全盘否定或修正。德日进往往费很大的篇幅描写一种观点,使之圆通一致,毫无破绽,然后再加以全盘的否定。这种写法在书中一再出现,而我们如果一不小心,就会把一个错误或尚不充实的观念,当作是德日进本人的理念,而深信不疑。然后,却又发现德日进竟然将之否定。这种情形对译者和读者都构成极大的困扰。一般说来,我是忠实于德日进的,因为德日进对相反的意见保留了忠实的客观态度。读者在读它的时候务必警醒小心。

犹有进者,德日进在否定前文的意见之后,往往不再回过头来指出其错误的地方。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轻描淡写,然后马上便又沿着自己思路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于是读者在这种情形下又要从正面的理论去探讨它反面的意义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曾一再想到是否应该添加注解,但我终于没有作这种画蛇添足的举动,因为这样不仅会破坏德日进文采的瑰丽和简洁,破坏读者因思考所得的欢愉,而且带有误解原意的莫大危险。更何况我根本不够资格替德日进作诠释。

最后,让我们来对《人的现象》作一个浮光掠影式的描述。一般

〔1〕 一般言之,贯穿全书的思想主流对于读者并不困难,但是每一章每一句的精确意义则往往是十分难以把握的。